

# 一江春水话变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家林

岁末除夕，温润绵长的年味，恰似两江交融的春水，漫过南岸的街巷，漫过铜元局的江岸堤畔。满城烟火升腾，江风轻软拂面，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，正以最温柔的姿态，翻开马年新春的篇章。

岁月轮回，人世匆匆。当年护我们长大的双亲，已在时光里渐行渐远。如今我们兄妹三人，皆已跨过七旬门槛，鬓染霜华，步履渐缓，可血脉深处的亲情却从未因岁月而褪色。除夕那天，一家十二口三代同堂，紧紧围坐，把寻常日子守成最踏实的温暖，让亲情在时光流转里生生不息。

前年冬日，95岁的母亲安详辞世。从此，思念便成了佳节里最柔软也最深刻的心事。也正是这场离别，让我们更懂团圆之重，更惜相聚之缘。蛇年落幕，马年踏春而来。我们齐聚南滨路旁的景婆婆餐饮楼，围坐于寓意顺遂的吉祥厅。没有铺张排场，没有虚浮应酬，只有一家人围坐的恬淡温馨。以水代酒，举杯相敬，每一杯清水都盛满虔诚，每一句祝福都发自真心。

一杯清饮，遥寄思念，敬仙去的父母双亲，愿他们在天国无病无灾、安享清欢；一声祝愿，赠予满堂亲人，愿长辈福寿安康、晚辈顺遂无忧、孩童天真喜乐。桌上热气腾腾的家常菜，全是母亲生前最爱的滋味，一菜一味皆是旧日回忆；耳边唠不完的家常，是三代人最真的心声，一言一语裹满浓浓亲情。

酒足饭饱，春日的阳光淡若轻纱，温

柔笼罩重庆大地，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我们扶老携幼，循着悠悠江风，走下南滨路石阶，踏上铜元局长江岸滩。冬韵未尽，春意已悄然弥漫，携着马年的生机与朝气，我们漫步江岸，在日新月异的景致里，回望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。

除夕的铜滨江岸，处处洋溢着马年新春的热闹与喜庆。市民携家带口、呼朋引伴，共赴江岸之约。彩色帐篷如江畔繁花，错落绽放；家人围坐小桌，闲话家常，眉眼尽是欢喜。孩童奔跑嬉闹，笑声随江风飘远；老人静坐晒阳，安享天伦；年轻人举起手机拍照，把美景与团圆一同收藏。烟火气与新春意、江风柔、江水秀相融，热闹而不喧嚣，温馨又治愈，尽是山城独有的新春风情。

江水悠悠东流，穿过菜园坝大桥。桥上车流不息，是城市奔涌的活力；桥下江水静淌，是岁月沉淀的安然。一动一静，一刚一柔，勾勒出重庆独有的烟火诗意，绘就山城醉人的山水长卷。

漫步至铜滨公园尽头，视野豁然开朗，壮阔江景与繁华城景尽收眼底。停泊在码头的公路1号驳船，静卧江面，如一位历经风雨的老友，见证着铜元局百年更迭：从清代铸币厂，到抗战军工厂，再到如今万家灯火的金辉城，这片土地早已换了人间。

隔江望去，菜园坝高铁站建设正酣，塔吊林立、机械轰鸣，诉说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奋进；菜园坝大桥如钢铁巨龙，连接两岸烟火，拉近人心距离。渝中半岛灯火璀璨，承载“母城”荣光；融侨片区温情脉

脉，满是市井安宁。两岛隔江相望，在时代浪潮中并肩前行，每一处变迁，都刻着重庆人奋进的身影。

崖边绿藤肆意生长，蓬勃生机，恰如马年昂扬向上的气象。自然之美与城市风华交融，人间烟火与新春喜庆相伴，绘就一幅温润动人的除夕江景图，藏尽山城风骨，饱含岁月深情。

风过江岸，携着江水清润与草木芬芳，轻拂脸颊，拂去一身疲惫，也抚平心底的思念与惆怅。立在铜滨江边，看江水东流不息，观万家灯火初上，念亲人相聚别离，更觉时光匆匆，唯有眼前团圆，最是珍贵。

父母虽已远去，可他们留下的温情与教诲，早已融入血脉，刻进心底，教我们守护家人、珍惜当下、传承亲情。时代在变，城市在变，唯有长江奔流不息，江岸温情依旧，亲人相守如初。这份安稳温暖，这份亲情团圆，便是人间至幸，岁月最美的馈赠。

马年新春，生机盎然。江水流淌，带不走亲情牵挂；时代变迁，改不了初心温暖；岁月流转，藏不住阖家温情。这藏在江景里的团圆，刻在血脉里的牵挂，融在变迁里的幸福，便是人间最动人的美好。它伴着长江流水，伴着山城繁华，伴着亲情绵长，岁岁延续岁岁欢愉。

黄葛树

人文

策马扬鞭

## 最后的“转转宴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

正月初四，院子里那株老红梅深红的花朵，像绽放的焰火。老树的儿子要去镇上堂兄家吃“转转宴”。

老树对儿子讲，十几里的路，他就不去了。

太阳温暖，孙辈在不远处玩耍，他端把靠椅坐在院坝里，赛似活神仙。一个人守着山，晒一会儿太阳、放一会儿羊、陪着孙辈们耍一会儿，他盼了一年，不就是在等这样的年吗？

1

老辈立下的规矩：双亲均健在，兄弟姐妹即便各立门户，团年饭还是由父母操办。

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破规矩，过年流行吃“转转宴”的呢？

老树眯起眼想。妻子突然走的那年，儿子还那么小，紧抿的小嘴巴像红梅花骨朵。虽然只有两个人，过年也是从大年三十到初四，该有的大菜小吃一样没少。大年夜，焚香烧纸钱，一丝不苟“叫老辈子”，喊完再不见的他们，父子二人开始上座吃饭、吃肉、饮酒、喝茶。他依然摆了妻子的碗筷，位置在老树的右方。酒杯斟满，看着空落落的座位，他的手止不住地抖动。他举起酒杯，对着空气碰了下，轻声说：“娃儿妈，从今天起你就歇会，以前总是辛苦你忙，今年我弄了年饭，你尝一尝咸淡……”

接着，父子俩尝遍每一道菜，鱼不要翻身，不要吃尽。洗澡、换上新的或者干净的衣服，穿新布鞋走新路，静静地守岁。

初一，天麻麻亮，他匆忙开门，点一串鞭炮，这一响越早越好，生怕一耽搁，好运和福气跑了。吃过糍粑汤圆或馅心汤圆后，他领着小小的儿子，到他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坟头“挂青（纸吊钱）”，他命令儿子跪下磕头，默念地下的先人，一定要保佑他们一帆风顺。看着儿子疑惑的眼神，他决定跟儿子说清楚：“你妈累了，到地下换个地方睡觉，要很久很久才会醒来。只有在梦

里，才会遇到她。”

种子会发芽，儿子也慢慢长大了。他种田、喂猪、放羊；儿子读书，外出打工、结婚生子，团年席上不断添加凳椅，他的头上不断添加白发。

那年“叫老辈子”的过程中，儿子的手机唱起欢快的歌。他听见儿子的应答：“要得，要得，吃完饭就来。”他知道，那是和儿子从小一起长大、后来又各奔东西的小伙伴在邀约。那一年的初一，过早汤圆还没完全下肚，儿子的电话又响起歌声。他依然听着儿子的应答：“我放下碗，马上就到！”

于是，他独自一人守岁，独自过初一、初二，初七和初八，默默地收拾，送儿子离家。羊要放，鸡要喂，过年依然是“劳动节”。

后来，他学会了在腊月二十九、三十，站在院坝边缘，往山下那条蜿蜒的小路望。望累了，就看羊。羊吃饱了，他就把自己喂饱。日子像他抽的叶子烟，吸进去是辛辣的滋味，吐出来是淡淡的云烟。

过完年，老树常常听着羊圈里的“咩咩”声，觉得那是另一种“人声”。坐在石头上晒太阳，他会沉睡。羊群在山坡上，像一团团被时光催动的云朵。

2

后来有了“转转宴”，老树雷打不动的团年饭便“歇业”了。他跟着儿子吃了一家又一家。小年过后，在外忙碌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，内亲外戚商量着团年的顺序——二十六，大哥家；二十七，小妹家……三四桌，从堂屋摆到屋檐下，老人一桌，年轻人一桌，小孩子一桌。老年人聊养生，年轻人谈找钱。娃儿们对吃的总提不起精神——以往过年，吃才是主题和幸福。有娃儿吵闹，真好！年一过，又变得冷清起来。

“儿子在哪里，年就在哪里。”最开始的时候，老树有点不适应：第一次坐在别人堂屋的角落，捧着主人递来的热茶，却总觉得烫手，想念自己灶台上那把冷了的旧茶壶。后来他发现，只要儿子在视线里，只要孙子在身边钻来钻去，那把旧茶壶的冷，好像也没有什么。

老树小的时候，一个家八仙桌满员后，还要在角上加凳子。儿子小的时候，一个家一张桌子，上方是他、下方是小小的儿子，规矩像八仙桌，方方正正、稳稳当当，只是桌子的上空了。有了“转转宴”就不一样了。老树的弟兄姊妹，老树儿子的朋友，以及他们的儿女孙辈，还有近邻，像春风一样，围着这一家欢笑，再转到下一家打闹。一个院子，一个村子，就是一

个家。一场场年的宴会，在流动、在分享、在延伸、在发酵……

一年又一年，老树的邻居和亲人，陆续搬下了山。过年的时候，搬下山的人想着办法回来。山上山下，“转转宴”魔法般变出车队和人流。

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仿佛就在眼前。老树呷了一口茶，困意钻进眼睛，身下的躺椅变得异常舒适。

3

老树儿子手中酒杯举起的时候，手机又唱起了歌：“都下午了，看见老树还没去放羊，我去喊他，他不答应。”儿子闻听，放下酒杯就往家里跑，“转转宴”也立马散了。

老树累了。大年初四，他在温暖的阳光下和耕作了70年的田野中沉睡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年最后的“转转宴”会为他而办。圈里等着他去放的羊，大的几只被挑出来办席，母羊和小羊会转到另一个圈舍。他的儿子，便是这个场白事和这个家的当家人。接下来，这个家，会冷清360天。

“老树把日子算得真准。”岁数比他大的弟兄姊妹说，这是喜丧和福报。一来不遭受病痛折磨笑着睡过去；二来好手好脚没当后人的负担；最关键的是，刚刚过完一个热闹而完整的年。

老树的儿子跪在躺椅旁，握住他尚有余温的手。儿子没有号啕，只是红着眼圈，当着围拢来的亲戚朋友问：“爸爸，你是不是担心儿子、儿孙过完年再回来办丧事，一路折腾还要花钱；是不是担心亲戚、朋友散开容易聚拢难，趁着吃‘转转宴’，把想见的人见齐，就不添一点麻烦地走远……”

坐大夜，唱丧歌，送老树上山后，正好是开工、上学、上班的日子。生活给他几十年孤独的日子，却还他最热闹的丧事。

风从山坳里吹来，吹落了几朵红梅，轻轻落在老树安详的脸上。儿子伸手拈走，像小时候，父亲为他拈走脸上的饭粒。

年的宴会，从红梅打骨朵的时候开始转起来，到红梅落地的时候停下来。老树的身子，也落进了土里，等着来年，在某一根枝头上，再绽出新的骨朵。

2026年2月24日  
星期二  
主编 胡敏  
责编 王文渊  
视觉 但雯婷  
制图 朱正非  
校审 黄颖 王志洪